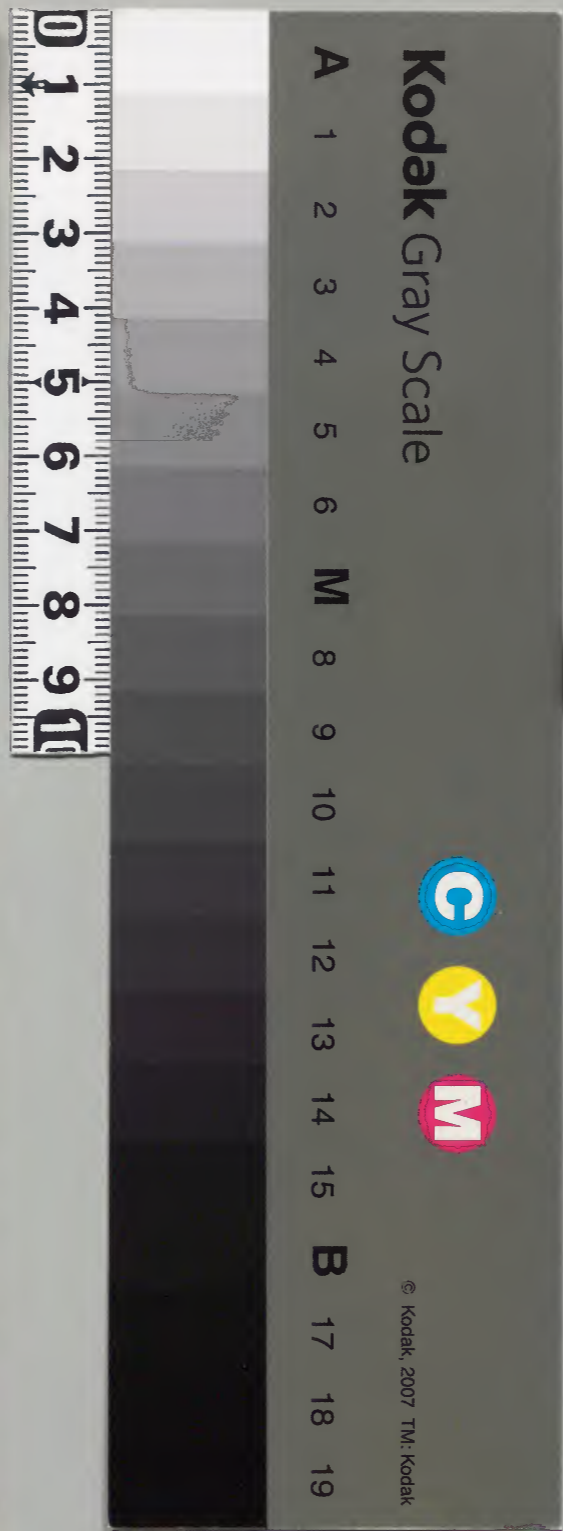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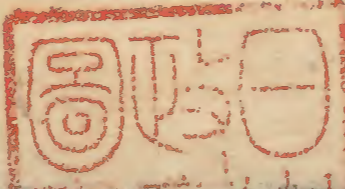
本朝選史

下

内閣文庫			
函架	一	二	和書類
冊架	五八	三四九六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3496
冊數	2 (2)
函號	158 190





本朝遜史卷第下

讀耕子林靖撰 贊

源顯基

俊賢隆國

漢草文庫

足水家藏

顯基者權大納言俊賢之子也俊賢者左大臣源高明第三男也天延三年正月叙從五位下貞元二年二月為侍從寬和二年八月任左少將長德元年八月任參議三年正月叙從四位上長保三年八月任右中將十月叙從三位寬弘元年正月任權中納言五年十月叙從二位七年十二月叙正二位以造一條院行事賞也寬仁元年三月任權大納言二年十二月上表辭退時五十九歲萬壽四年六月卒顯基

源顯基

元

寬弘八年十月叙從五位下長和二年正月任侍從
三年三月任左少將寬仁二年正月叙從四位下治
安三年十二月補藏人頭十月爲左中將長元二年
正月任參議十二月叙從三位八年十月任權中納
言後一條院之寵臣也平生有避世之志其常言云
人儻得無罪而見配所之月則幸矣乃所欲也讀白
氏文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
年春草生而感涕頻揮長元九年四月後一條院崩
顯基嘆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乃遂素志先攀天台
山而隱棲于洛外大原其四面皆山也構一室于中

間唯有樵斧谷響之與嶺鳥交加而秋草鎖門蟲聲
撲枕也幽坐閑適焉一日關白藤賴通被枉華軒終
夜對語不談世俗及曉回駕顯基披草萊迎送之臨
別曰我男資細庸賤也賴通深憐之後來善遇之云
永美二年九月顯基卒其弟隆國初名宗國叙爵任
侍從之後寬仁二年改名隆國歷任而長元七年七
月任參議叙從三位長曆元年十一月叙從二位長
久四年九月任權中納言康平四年二月辭退治曆
三年二月更任權大納言朝參之暇屢赴宇治別業
構茶店呼聚往還之過客使啜一甌之茗而談棲唐

之一故事既而輯成草子所謂宇治大納言物語是也關白藤賴通館在宇治故隆國往往訪候焉乘短小馬直入之告白此是匪馬唯吾脚之馱也莫以無禮訝責之賴通笑而不怪之後冷泉帝之時隆國最蒙眷遇兼保元年正月辭退四年七月卒資細歷仕至中納言

贊曰俊賢年未六旬而致仕頗知止足者乎顯基早有離塵之念蓋有所見乎無罪而看配所之月可謂奇峭之語也京畿之外東僻南陬西偏北區得除授之人則為封邑為治所也得譴責之人則

為貶地為配所也凡赴配所之輩罪後無乎顯基之歸園綢繆于懷久矣有職掌有睿恩固難棄捐若遇犯廷憲罹罪咎則匪所論也奉上之道盡所當致而後快得閑居之歡者顯基之衷蘊也不可遽得故設為斯語以期他日夫月不隔朝野不拘遠近其所照相同其所見相同而所以清賞所以感歎乃在人情之殊異也官閣之月者縉紳之士賞之郊林之月者綿帶之士賞之顯基既已玩禁闕之月想其使後一條帝之睿心明明如此吾人之精忠耿耿如此也既而爛知名利之雲埃遮方

寸地迺洩幽期于常言以踐之所云無罪之配所
者果是閑居之謂也唯恨其不遵中華之良轍者
不學之過習俗之弊也惜矣所謂忠臣不事二君
者其義誤矣王蠋既仕田齊若又從樂毅之招則
事二姓之君也故云爾非同姓嗣續兩代之謂也
倘如彼之所言則咎繇之於堯舜禹也伊尹之於
成湯太甲沃丁也召公之於文武成康也亦皆非
義乎豈其此之謂乎果不然矣抑賴通之屈台轅
于彼草廬不亦可乎隆國之所以緝成草子亦不
爲無一興其爲人亦稍快活且夫撰集抄等以俊

實爲顯基之子訛矣顯基之子資細也隆國之子
隆俊隆俊之子俊實也

大瀨近宗

大瀨三郎近宗者源賴義之臣也膽勇拔衆賴義之
計安倍負任也近宗從行以抽武功多所斬屠其後
近宗有遯世之志未果偶其妻發怒于小事忿號之
氣不可抑遏近宗慨然遂出居宅處處彷徨乃到北
越締草庵于深山麻衣蔽體他無長物朝食夕飯皆
是傍人之所憐惠也一旦諭傍人曰自此之後五日
之間莫餽飲食吾有所齋戒傍人諾之逮第六日而

往見之既泊然而逝人皆怪之稱之

贊曰近宗之有勇決也何得不禁遏其妻之勃怒乎惟托平生之遁志於茲以幸之而已身唯麻衣可謂之苦心忍性乎逝知死期亦奇矣後來熊谷直實披剃爲沙門早告其死日于直家同是武夫也直以併擬凡武夫之有事而遯俗者自此之後世世多矣或有髡而居家者或有在寺院修沙門行者或有飄轉諸方者或有暫避世事而塵慮早起者粵若近宗及佐藤西行佐佐木高綱等脫世塵而沒齒不變

藤原周光

周光者參議藏下麻呂之後太學頭明衡之孫式部大輔敦基之子也式部大輔敦光者其叔父也文章博士茂明者其兄也皆以學術爲家業周光仕爲太監物微宦漸倦志在肥遁乃擯俗累結幽居于伊洛之濱以做灌園之生計曾屢遊山寺吟詠遣興有夏日遊林亭詩曰養性自然消俗慮逃名何必上山居醉中取次雖飛蓋老後等閑未廢書世路嶮難爭謝遣生涯蹇剥欲何如昔辭棘署思休退今卧蓬衡忘毀譽又有春日言志詩曰射山多歲倦微宦詞苑今

朝慙下愚，緇素交遊。追日有煙霞，壯思每春無。又有
 首夏即事詩曰：衡門寂寂，一幽居。緇素交遊，屬夏初。
 師自南隣來，尚昵南隣，關梨日友。厭白屋，去彌疎賓。
厭貧不來。故云。又有言志詩曰：閑適由來最所甘，松房寂處
 接玄談。午茶散悶，功猶少。宿釀破愁，醉半酣。素意久
 栖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我，斯倦道。一居士宦學
 無成，逾可慙。又月下言志詩有：生涯七十少，餘喘之
 句。凡其詩律頗多，載在無題詩集也。厭世塵喜閑寂
 之趣，往往有之。當時有釋蓮禪，常嗜著述。周光共執
 交，而相贈答焉。周光有二子曰：有亮曰資之。

贊曰：藤氏式家之有文學也久矣。其始祖宇合是
 文忠公之第三男也。當天平之馭寓，而才兼文武。
 其所由來固如此。明衡敦基敦光茂明之詩文，彰
 見于無題詩集。本朝續文粹也。本朝文粹乃明衡
 所編也。周光生于紀傳之家，不失弓冶之務。可以
 嘉矣。太監物者從六位下也。周光之宦職，此其前
 途而已耶。彼自稱倦微宦也。固宜。迨遭之，耿身坎
 軻之生計，乃所以發起肥遁之志也。當時宸閣之
 上，丹陛之前，冠冕整整焉。笏裾森森焉。其德業固
 不及言也。試就文詞議之。雖有藤忠通等而讀經

史窺詩賦也。不劣於周光者。蓋幾希矣乎。周光沈于下僚。年過古稀。可有顏肩馮顛之歎也。然非有閑淡之素好。則終世泪没埋藏而止。周光歎世不淺。感生良深。既有素好。故得幽遐之樂也。所謂養性自然。消俗慮。逃名何必。上山居。素意久棲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語意可喜。句調亦佳。抑本朝文學之世業也。菅氏江氏弓治相承。今夫周光乃父乃祖。阿叔家昆。各以筆硯之能。振于當世。豈可不嘉焉乎。

佐藤西行

西行初名憲清。藤原秀鄉之後。康清子也。達弓馬之家業。又讀書典。有螢雪之勤。且習絲竹。最工倭歌。曾出奥州之鄉里。到京師奉仕鳥羽上皇。任左兵衛尉。為北面之衛士。上皇之眷恩頗不淺。往往詠歌以應制。大治二年十月。上皇幸于鳥羽新造之高閣。御覽壁障之丹青。揭以為題。命廷臣有歌名者。詠之。憲清亦廁其列。奏進十首。上皇感賞。以御劔賜之。命能書者繕寫其所詠。女院聞之。又特賜御衣數襲。憲清纏頭而出。人皆以榮之。憲清素有避世之心。逡巡送年。

ノリキヨ義清
讀リ

宇治縣左府ノ
台記ニ西行名
宗義清トリ
西行ニ法心ニテ
來リ詔スル事
以記ノ内ニルホ
義清トアリ
此記也ヨリナシ
史記ニテ字ク
テアリ

佐藤憲康者其同族也。曾携手退公。且行且語。憲康曰。余先祖秀鄉征叛夷。以爲朝廷之藩護。其餘慶延。至于我儕。而朝恩稍厚。然而人間之浮榮。不可久恃。彼山林之下。豈無所係慕乎。憲清感泣。而相約。明晨同候鳥羽院也。詰且憲清往。扣憲康之門。門外人聚。戶內群悲。憲清甚訝。以問之。家奴曰。昨夜主人俄沒。其母七十歲。其妻十九歲。憲清大驚。彌催哀念。乃將遁去。而自謂不奉拜宸儀。而可及此者。於我不安也。直到鳥羽殿。先陪御遊之席。而後奏請。達出世間之望。上皇惻然。不肯聽可。憲清決然脫宦羈。爲閑人。改

名圓位。時崇德院保延三年八月也。其後改名西行。其多歲親近之家人。亦相從之。以西住爲之名。憲清有妻有子。捨之而往。去西行草舍柴扉。以自悅焉。直詣伊勢大神宮。謹奉拜之。五十鈴川之水。山田原之杉。二見浦之浪。神路山之風。某宮之月。某宮之花。皆入襟袖。結廬暫留焉。旣而欲赴東關。芒鞋竹杖。固無窘步。到遠江國天龍灘。寄身于武夫之乘舟。舟中人多。而將蕩翻。呼曰。彼遯士可下。而退。西行謂。借舟之便者。常事也。固不係意。一人突然以箠扣西行頭。血淋漓。西行無少恨。憤優然離舟去。西住見之。哀泣甚。

矣。西行曰：余出塵以來，固知前程之及此，不虞之禍，設猶有大於此而亦何憂乎？何爭乎？汝且歸鄉，西往不得已，東西相別，西行獨步，超佐夜中山，渡大井河，經駿州岡邊，踐宇都山，過清見關，望富士山，登足柄峯，入相州，見澤畔之飛鳴，拂衣于武藏野，玩月于奧之白河，而杖屨之所及，偶見野中之一墓，問芻蕘者曰：何也？曰：是中將實方之墓也。西行爲催感懷，乃寓于奧羽兩國長藤原秀衡之館，實是秀鄉之冑，而西行亦其同出自也。秀衡接遇最深，且曰：滯留以可，送數歲，西行不諾，揮手而出，又向西路，群山諸寺，眺矚

不厭，到羨濃，有再遊洛陽之興，時聞杜鵑兩三聲，遂入京，認視之，向來無貴無賤，其所相識，所聞名之輩，舊鬼新鬼，殊多矣。華茅朱門之草深，鶉藏者亦不寡矣。經過大內之側，以窺看之，與鳥羽上皇之舊時，不相同也。西行感歌，因上蜻廬于北山之深奧，雖饒閑適，而惜之，同志適隨意緒，之所致，逍遙登臨，率情莫作，倭歌衝口，以發雅趣，凡其常業，也不必苦吟而灑落清高之格調，早出于今古也。當世以爲天下之名達故，至尊台臣，達官，廷僚，及苟嗜六義者，乃至沙門賤隸，皆莫不望愛其風采，旣而欲歷覽四國，先奉幣

于賀茂社告以出洛之事仁安二年十月乃赴四天
王寺路過江口未宿止遊女不諧西行詠歌而去直
趨讚州欲奉訪崇德院遷幸之宸居也既到聞其崩
逝悲淚滿襟松山者其御座之地也往從之而無睿
容之可仰乃恭拜靈墳淚墨賤爲三十一字構早屋
于州之善導寺側誓留有年而又旋洛初西行離俗
之後其妻雜染爲尼托附其娘子于所識廷臣之家
而後西行遊長谷寺忽聞一尼之唱與偶口占倭詠
尼聞之走而就之西行熟視之則其舊年之妻也適
聞今在何處尼曰住在高野之翠微乃相語抒情叙

別而去西行偶尋其娘子之所在憑人喚之娘子喜
曰我爺來矣西行之道代也娘子僅四歲至是最長
成故西行亦動喜色相看而怡笑告曰汝母安居于
鼎峯之麓汝亦與依屬於人不如往從于慈親也娘
子拜受其旨遂去其宅與其母共處焉治承二年九
月西行與一伴侶同赴西州又過江口時維驟雨一
尼苦屋棟之漏滴提一片板左柱右遮西行吟一句
擘破屋勞葺之意尼倉卒之際吟以月光可漏雨
滴可過之趣西行賞其風流乃遊藝州巖嶋其前之
海後之山左之曠野右之松原以入眼界興拜靈社

粵統回廊而去。進步于琬紫度拜宇佐八幡宮。松風
瑟瑟猿吟。淒淒直進到鐘御崎而歸。入攝州掠昆陽
野。轉到南都奉拜春日社。望三笠山而訪東大寺。與
俊惠法師晤語。多是倭歌之事也。俊惠問近來之新
作。西行以在讚州多度之庵而所詠之山里待厭世
之友一篇。渡難波而所詠之難波春夢蘆枯風度一
篇。俊惠深歎美之。西行攀高野山。誅第幽居。稍有日
矣。爾後又赴讚州。偶弄筆寫懷著草子九卷。號撰集
抄。時壽永二年春。之孟在善導寺之圓屋。文治二年
之秋。西行有事。欲適奧州。先入鎌倉。八月之望。願朝

請鶴岡社。有老叟一人。躊躇于華表。避賴朝怪之。使
梶原景季問之。西行答以其實。賴朝傾然。早還館延
入之。談及倭歌。弓馬被問其委曲。西行對曰。某之在
俗也。雖傳弓馬之箕裘。而自脫世塵。以降乘廢置之
詠歌。亦觸花月之感。僅成三十一言而已。微旨奧義
不敢知也。賴朝懇問弓馬。而不措。於是西行啓告之。
乃命俊兼書記之。而與西行歛諾。通夜翌日亭午告
罷。賴朝頻援止之。而不肯從。臨歸。賴朝以銀猫授。異
之。西行受而不卻。既出。營門。附與群遊之稚童而去。
西行之在東州也。聞朝廷有倭歌撰集之事。自謂余

所詠亦可有採入。特向西都途次逢登蓮法師談及
茲登蓮曰撰集甫就足下之佳什固多取焉西行日
鳴起澤一首奈何登蓮曰偶忘失耶不入選也西行
日此猶漏脫然則其撰集不足觀也已遂不西步而
自半途又東矣西行曾表出自詠配此爲三十六番
號御裳濯歌合請慈鎮和尚繕書之未藤俊成之判
詞又別製一卷三十六番號官川歌合需藤定家之
批語此時定家位五品年尚壯無所畏屈點批之西
行以此兩卷自愛之每歷巡諸方也莫不携隨焉十
日逢藤家隆曰他日歌林之秀才必在足下乎此兩

卷諒敝帚千金也余有所思肆今以附呈之登時家
隆年尚弱位尚微且不爲倭歌之世業然而詞花風
清言葉露濃乃與定家聲名相若後京極藤良經曰
家隆者末代之人麻呂也果如西行之所期其識鑑
之精也後人皆感之信之高雄山文覺上人恒聞西
行之爲入駁難之曰彼旣遯隱也欲爲幽隱則宜占
巖棲之娛欲爲市隱則宜得偷閑之趣其平生東轉
西飛南翔北嚮客種不暖專意于詠歌而于官客于
緇素未與世絕交余甚嫉之倘或相見則必格擊之
而已其徒弟懼之胥語曰西行者方今之英產也設

西行卒

有上人之及此則遠近之謗嘲可在此也西行洛外
 緩步偶陟高雄往來林下彼徒弟看知之甚抱危恐
 欲其直歸去既而西行告曰我是西行也日既晚矣
 願許一宿文覺倏聞之喜色溢眉揚手張拳曰夙志
 得以伸矣因啓戶而出瞪視少選而迎入之彼徒弟
 危恐愈切文覺爲設夕食欣欣對話終夜不倦翌日
 進齋飯而西行歸文覺曰素聞芳名今之相值幸甚
 徒弟進問曰上人謔踐言乎文覺笑曰汝何知哉彼
 固且毆撫我我豈得敲捷彼乎彼之骨相眼狀最倍
 所聞也建久九年二月十五日西行沒享年若干闕

山家集
西行家集

國痛惜焉藤定家有哀歌其編錄平日之倭歌者曰
 山家集又有西行家集頗有多少異同其所遊歷也
 所自遣也所贈答也集中備矣

贊曰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乎圓位無爵祿之責
 無妻孥之虞外無恩讎內無憂悔一身輕矣形影
 相問雙脚健矣輿馬焉求一巾一衣一杖一鞋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到或朝市或山林或江
 湖或席不暖或暫替留或寓泊經年又有興盡空
 歸者所以其心不爲形役從容任運也可謂天地
 一閑人也一奇士也時謁廷臣而不屈其節時對

女媚而不變其操時見武將而不瀆其志時逢流
輩而不乖其禮時值閑客而不捨其羨時得異人
而不厭其野時拜先皇之墓而不忘扈趨之昔時
披古人之籍而尋趣向之類也飄飄乎孤雲之去
來無迹也昂昂然野鶴之清唳無塵也離俗干保
延三年下世于建久九年凡六十二稔之際始終
如一前後同意匪確立之操持而曷爲能使然也
哉曾聞西行之詠倭歌也散步緩行以得興趣藤
爲家則不然束帶端坐以逞吟思是亦山林之徒
朝廷之士所以相異也

增叟

倭訓麻志天乃於紀奈

增叟者近江國之野老也不說名姓家甚貧行乞于
市里其起居言笑所見所聞皆恒稱增故土人呼爲
增叟俗語之增者况之字義也就此推彼以相輕重
焉叟結草庵而居屢出干村間人頗憐之大和國梵
侶聞叟有善行而特往問之叟笑曰吾豈敢乃強問
之叟徐曰固無他樣唯是增之一字而已食乏腹疲
則謂餓鬼之苦猶可太甚又難耐寒難耐暑則謂無
短衣有喝焦者猶可太甚偶得羨味則謂天上之甘
露人間之佳羹固猶多矣倘有見麗色聞妙音觀佳

香則謂是何必爲上品最勝乎是以世上之快樂未
曾貪耽也梵侶感拜而去皆是一輕一重而增之字
義也

贊曰司馬德藻萬事稱好似無所簡擇而人以水
鏡期之今此一叟頑然陋最之巧人愚民也然其
匿姓名亦何必顯蒙昏凡乎事事稱增亦不可輕
侮之今夫試爲小善以自喜而不可爲既足況有
大善之進於德乎試行小惡以自掩而不可爲無
害况有大惡之戕於身乎狂夫之言固不可棄也
叟乎叟乎唯惜不讀書

池田樵夫

淡海國池田村有樵夫。一日携兒子入深山。樵藪爲
業。時值孟冬。嶺風冽冽。落葉如雨。樵夫佇立告兒子
曰。汝審見之乎。就而察之。與人間世無以異歟。夫春
木之萌動。生意暢遂。至夏而陰森入秋。而焜黃方今
萎隨人壽亦然。抑十餘齡者。非春之弱莖乎。二三十
齡者。非夏之茂繁乎。我今六十餘齡。非秋後之衰葉
乎。猶不委嵐而已。浮世如此。短生如此。何敢營營汨
沒乎。我不還家。而可留居於茲。汝乃速歸矣。兒子曰
示論固可也。然無一庵之可容膝。無薄田之可播種。

風雨之暴材狼之戾吁難以忍也某亦相從汲水拾
菓以奉之而已其雖壯歲而夏葉之經三秋亦不甚
相遠也耶樵夫歡然結小廬二字于山中以同棲焉
人跡最稀塵慮永忘

贊曰幼弱壯強艾老者耄者人壽之次序春生夏
養秋收冬藏者四時之常數淡海之洲池田之村
萌隸幾矣採樵幾矣然此一夫耳不聞先言且不
知文字俄然至此奇矣哉彼莫知苗之碩也束枯
而手秃刈熟而肩頰紛紛汲汲奪人之利以無厭
充者不足云

武野老翁

佐藤西行東行入武藏國秋夫茫茫野草芊芊四顧
無碍忽聞人聲乃怪而認尋之有一小庵四壁徒立
一翁雪頂霜眉坐于其中西行謂是仙人也時維中
秋乘月進步翁相視相愕西行問其鄉里名字翁不
答西行曰余久居洛陽偶促東征之志而及此請聽
予之出處翁徐對曰余是郁芳門院之一藤之士也
崩背之後奮然避世時二十九齡歷遊諸國乃安止
于茲爾來六十星霜今既迫期願西行亦素聞郁芳
門院之事故濺懷古之淚感老翁之操通宵談話追

曉相別郁芳門院者白河院之皇女也

贊曰郁芳之門猶存而貴粧早掩馨香不長薰花
草不久芳也翁何不守其墓何不居洛邊而遙落
于武之野乎野之廣莫千里無邊東風遍而雲郁
郁時雨下而草芬芳乃武野古來之眺望也於是
翁豈亦無郁兮芳兮之感乎抑是無入之地也翁
兀居焉予坐焉麋鹿之伍鳥雀之俱而已豈意秋
露蕭索之月下忽逢嘉遯幽尋之高士此一事雜
抄之所記粗有異同今暫据西行物語

葛城山男

佐藤西行赴紀州過葛城山其麓坦朗側有小庵甚
狹隘而僅可寄一身就而見之闐其無人歎曰曾棲
之人捨而去之歟彷徨寓目有一男子年五十許形
狀朴野上下峰巒時屬祁寒唯披無袖之一葛衣乃
入彼庵而息偃焉西行驚恠問之男子曰某之在世
間也素無賴貧窘之身也以鄙事為口業往來壞壞
屢憎於人屢蒙耻黷偶發膽氣欲相死者時有之悞
然謂此世逆旅也豈可輕身于一朝之怒乎因度與
其宅于他人而告別妻子曰宜自勤以處世遂來于

此無俗慮無外患既是七寒暑欣然以爲計之得也
西行深感之暫坐庵前而去
贊曰俗人之應接臨利害而爭錐末論秋毫有所
不合則睨之怒之罵之銜之遂起謗寃而後不得
入不相訴于官廳者固多矣官司之判決或明或不
明惟此男子了了察察遠去之飢食渴飲伐木下
丁靜送今日而不顧明日日日獨給優然卒歲所
也黠也不逢圓位則其事與姓名可同氓矣凡此
等之類何山無焉乎

齊藤時賴

時賴者左衛門茂賴子也仕內府平重盛爲瀧口時
建禮門院官女有名橫笛者時賴愛之茂賴不悅時
賴決然出世塵年僅十九潛居嵯峨橫笛聞之往尋
焉時賴覩見心情驚迷雖然強制之而不相逢於是
又移茅舍入高野之深處旣而橫笛死時賴道機彌
熟茂賴亦感喜焉其後平維盛避亂來逢之事詳于
源史

贊曰女惑男者常也此即痛責勉制可也以舊君
之子故竭恭於維盛亦可也

齊藤時賴

康賴仕為判官其幽居在東山雙林寺治承年中藤成親謀滅平清盛時康賴與同焉與成親及俊寬譎從于鬼界嶋成經者成親子也既而逢赦歸洛乃入雙林之舊莊謝人事而靜退偶著寶物集也事詳于演史

贊曰淨海之罪滔天固當誅也鹿谷之會寓意于瓶子鬼界之嶋傳詠于牢堵不為西洋望鄉之重而得東阜歸林之喜幸矣哉

鴨長明

菊大夫長明者賀茂社氏人也工倭歌精管絃其名籍甚且望請為社司而無勅許故憮然避世結庵于洛外大原偶任藤原雅經之示諭建曆元年十月赴鎌倉謁將軍實朝公且拜賴朝廟以詠感歌而歸舊棲海道記之作在是行也翌年三月在外山之庵而撰方丈記其當世之災變小廬之簡率閑中之旨趣箏瑟之幽興記中詳矣其後後鳥羽院降命曰倭歌所之事宜復舊職長明詠歌述意謝而不受人愈稱之長明又著無名抄叙詠歌之事其餘筆記猶有

之云、
贊曰、庸屢遂堂固既寬敞、然其容膝之外、皆隙地也。方丈之車、亦容安有餘、彼食前之方丈、可謂奢費也。身毒方丈之室、迺是奇飾也。豈可一視乎孟郊曰、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吁甚貧也。長明雖不如此之窶、而車中之用最無冗刺、昔范粲不下車者三十六年、長明雖不如此之蟄踞、而以一車爲宅舍者、無以異歟。長明之隱、退誰可不謂之風流之清介乎。且夫浮家泛宅、一生涯雞犬圖書共一船、亦宜類安也。耶其倭歌之才、絲竹之妙、高于

當世故方丈之所玩、亦不得除之。其記中之開卷所謂逝川之流、非舊水之波、雖素不窺儒風、而頗似有所見、往過來續之義乎。浮屠氏輪迴歸元之說、不敢信承者乎。否且也。當時之災變、洛中之勢、粧模寫如畫、是知其爲倭語之木手筆也。或人曰、方丈記固是佳文也。海道記出、而長明詞才喪矣。蓋有江淹夢筆之趣乎。然今所行之海道記、迺藤光行之作、而不爲長明之撰。長明果有海道記、則別有之矣。先考羅浮子魯辨之、其赴鎌倉謁賴朝、墓而秋霜消矣、風拂苔之一詠、何其感德之至過。

哉登時建曆元年也長明熟視鎌倉之風物頗知實朝之綴旒妄尊大而北條氏執權之威重以察賴朝胤嗣之不可世襲乃發先見之歎于三十一字耶未可知也否則經歷前世之古墳而詠之之謂也已奈何

當世猶有人之於家亦不勝其悲之其言中云則奈

佐木高綱

佐佐木高綱

高綱者佐佐木秀義第四子也膽勇拔群治承四年賴朝之勃興于豆州也高綱聞之杖劍自江州往從之最竭其志石橋杉山之役百戰奮擊一人當千其後軍功不少逮征義仲而先登渡宇治河至關國乎均而賴朝之恩賚不如曾所告約故高綱憤恨之乃脫出武門隱于高野山而老焉件件之事歷歷于演史

贊曰杉山之厄微高綱則賴朝甚危卧木之急匪景時則不免其功勞共多矣然後景時以佞辨被

親昵高綱以剛銳被疎濶乎族摧亡之後兵革之
大者奧州之役也高綱久預造東大寺之事而不
從戎行想其撫掌鳴弦志馳于熱借平泉之地也
夫東大寺之構建賴朝諒以爲偉舉則未必可爲
委任不宜當之事耶然在高綱則最遺恨也夫功
之至高勇之至奮者賴朝娼害之其封授高綱偶
以前言爲戲者亦以此若或受大國巨郡則豈能
全其終乎高綱有眼於茲故竭所當致之忠而邈
然去之蓋以賴朝爲鳥喙之勾踐乎乃不蒙免死
狗烹之禍也嗚矣

下河邊行秀

下河邊六郎行秀者賴朝之臣也建久四年賴朝之
狩于野州那須野也太鹿一箇奔過列率之中賴朝
召募善射者行秀膺其選迺欲射之雖謹嚴旨而矢
不得中之鹿脫去小山左衛門尉朝政射獲之行秀
大愧大悔直從狩場出奔竄身時人不知其所在久
之而後寓隱于熊野山者有年矣天福元年三月新
製一船獨乘之發自那智浦尋補陀落山去憑一封
書于所識者遙寄北條泰時泰時持之到將軍賴經
座前使周防前司親實讀之其遯世以後之事備錄

下河邊行秀

焉陪侍之輩同聽流涕泰時曰是吾弓馬之舊友也
彼船者行秀乘入之後外面皆釘鋼而無一扉不能
受日月之光唯依燈影而已其食味及油僅携二十
日之用支云

贊曰射藝既精君命最重其不中獲之者不幸也
伊尼儻脫朝政之臂箭則行秀猶待他鹿乎業已
如此賴朝固可佛然行秀逢其掄而如此朝政在
不虞而如此吁人之幸不幸存焉爾夫以一鹿戕
人之命者仁人不為也然賴朝之慘忍一時烈怒
之所發乃不可知行秀胡為畏死乎唯無向日之

可謂見故脫然深藏蓋送餘生于熊野之雲林而
尋補陀落之為哉想失行秀奔自那須野也泰時
僅十餘齡既以為弓馬之舊友是知泰時之幼敏
也後來泰時之威權雖深山幽谷無不達焉故行
秀及此乎抑補陀落之遊不亦惑乎不亦妄乎行
秀以分必死托事於斯者乎亦可愍也昆陵唐氏
曰未觀音者不必補陀未補陀者不必海然而觀
音見身獨補陀為著而其徒往往必跨海以求焉
補陀之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也其徒冀一
至焉而後為快其信之篤而趨之果今儒者學于

北條時村
資時

孔氏孔氏之官可目量而趾援也冀一至焉而後
為快者何其少歟云云余常有感因併書此

北條時村 資時附

時村者相模守時房第二子故稱北條次郎也時房
者義時之弟而在鎌倉參決軍國之事承久二年正
月時村俄出世塵改名行念其倉卒之舉人皆怪之
然後遂不變遜志也其弟三即資時亦同道去改名
真照二人共善詠歌載在新勅撰以下撰集

贊曰時村之遁胡然哉偶爾耶有所恨耶有所懼
耶徒厭世務耶蓋夫實朝既薨國柄彌在北條之

指揮炙手可熱鬼瞰其室彼警惕焉感激焉而然

歟武氏之盜唐也攸緒遐舉今也時村果奈何

丹後國士

北條氏之執國權也丹後國有武人某祿封雖不甚
多而家資不乏齡高而死附一封札于長男曰俗忌
過後可披閱之既而聚群弟妹以解其封所附于長
男凡幾許次男幾許三男以下諸女各以其次序差
減之長男曰可謂條條不紊整整有秩也然而先父
有福緣有才斷故于鎌倉于京都其奉仕之務賦役
之課未曾有滯溢也方今分拆此之領邑而各自勤

奉_レ上_レ之事_レ則固_レ至難_レ也_レ就_レ中擇_レ一人_レ爲_レ之家督_レ其他
遁_レ世_レ而可_レ也_レ我雖爲_レ嫡男_レ而素無_レ才量_レ何得_レ幹_レ蠱_レ乎
群_レ弟_レ宜_レ相議_レ以_レ掄_レ定_レ之_レ背_レ默_レ而_レ不_レ能_レ答_レ長_レ男_レ曰_レ五_レ郎
稍_レ有_レ智_レ察_レ宜_レ以_レ爲_レ宗_レ主_レ而_レ自_レ餘_レ憑_レ其_レ庇_レ耕_レ田_レ以_レ給_レ也
乃_レ先_レ去_レ上_レ小_レ庵_レ而_レ隱_レ處_レ於_レ是_レ諸_レ弟_レ亦_レ從_レ其_レ言_レ
贊_レ曰_レ季_レ札_レ置_レ而_レ不_レ論_レ其_レ餘_レ兄_レ之_レ讓_レ弟_レ弟_レ之_レ辭_レ遜_レ比
比_レ有_レ焉_レ此_レ之_レ五_レ郎_レ才_レ惠_レ誠_レ是_レ彼_レ家_レ之_レ白_レ眉_レ乎_レ長_レ男_レ
之_レ鑑_レ察_レ不_レ虛_レ乎_レ設_レ是_レ如_レ此_レ而_レ五_レ郎_レ何_レ無_レ一_レ再_レ之_レ辭_レ
謝_レ乎_レ固_レ自_レ以_レ爲_レ賢_レ乎_レ奈_レ何_レ長_レ男_レ乃_レ知_レ其_レ才_レ分_レ以_レ家_レ
之_レ完_レ固_レ爲_レ之_レ意_レ也_レ遂_レ屏_レ居_レ優_レ游_レ亦_レ可_レ也_レ已_レ

藤原藤房

藤房者萬里小路宣房子而後醍醐帝親近之臣也
歷仕至中納言陞從二品元弘之太變奉從于笠置
逮城陷而帝潛行其在傍者藤房及其弟季房而已
既而帝狩隱岐藤房謫徙于常陸而後義軍起矣平
族亡矣帝重祚矣藤房歸自常州而官位復舊凡朝
之儀章帝之言動藤房所預論所抗說多矣帝不肯
聽出雲國貢良駿藤房直言諫爭帝遂不從藤房感
其不足與謀遂世杳然以屏蹤跡時年三十九實建
武元年十月五日也帝愕然悔之遣宣房速尋覓之

藤原藤房

而不得及爾後聲譽永絕或曰妙心寺住持壽翁迺
是藤房也豈其然乎蓋彼徒之謬傳矯托也

贊曰羅山子曾作藤房傳叙事備矣議辨確矣不
可得復言吁君子見幾而作藤房有焉嚮使後醍
醐帝委任政刑于斯人則重祚永固而豈潛幸于
台嶠于芳野乎夫矣哉未如之何也已建武之亂
忠臣致命者不少藤房豈逆覩而臨危愛身者乎
龍逢比于是平生之所期也其先見之明遯去之
亦所以諫之也猶庶幾帝之驚而省而驚而改之

吉田兼好

吉田兼好

兼好者兼顯子也後宇多院北面之臣也任左兵衛
佐帝崩之後出塵嘉遯有文才善倭歌當時與頗阿
淨弁慶運其名相比世稱之倭歌四天王也徃徃遊
武藏守高師直之家又歷遊他國曾過木曾路有詠
歌且暇日作倭語草子號徒然草其憤世俗觀生死
感時序摸風景說人情抒私見固是倭文之尤者也
贊曰竺籍之播布于扶桑也故每事用其語者多
矣四天王亦是也綱公時貞道末武者賴光之四
天王也今井樋口楯根井者義仲之四天王也栗

生篠塚畑且理者義貞之四天王也兼好亦在後
歌四天王之列今且以四傑四才子更稱之而可
也何其不辭師直之示諭而艷簡染筆乎信一生
之過錯也可慨惜焉吁徒然之草乃華人筆談隨
筆之類也所謂燈下獨坐讀古書友古人彼固知
讀書之樂也四書五經既佔畢焉又喜老莊又愛
蕭選白集而本朝之編簡多涉獵焉披徒然草而
了然羅山子徃歲爲之抄解號曰野槌葉行于世
傳布桑城

朴翁

朴翁號遊和軒又號昨木隱于其姓名爵里不詳蓋
南朝之人物也耶定利直冬者尊氏之子也然而父
子相思文和年中直冬奉使于吉野皇居廢置可征
尊氏之意制曰可朴翁聞之頓蹙曰治亂興廢皆無
不從天理尊氏者父也直冬者子也夫有孝于親則
雖仄陋被微庸也無孝則雖有忠勞而無重賞其典
故可以考矣今直冬假君命而欲戕父兄悲矣宸慮
之許納甚非其道此事必不可就後果如朴翁之言
贊曰朴翁蓋南朝之士也姓名不傳惜哉其質推

史文而有朴之號乎。太亂之世有智能者苟進取者其蒙難陷禍也多矣。此人韜光晦迹以不才自全而有昨木之稱乎。粗繙中華之書又披貝多之編也可以知也。吉野山之白雲古今閑淡當時後村上帝之皇居在焉。山亦顰眉雲亦愁。旗鼓屢振兵馬屢驚。固不遑寧處然而翁無替務之務耶。無軍事之勞耶。值紛鬧而得一閑可矣哉。其憂國憂君之感亦不能無之耶。直冬者天壤之罪人不足論也。

紀俊長

俊長者。世世居南紀。爲日前國懸宮之神職。俊長喜讀書。善詠歌。叙從三位。後小松帝有詔。采其歌詞者。凡百餘篇。每有禁苑遊宴。遠召預之。爲侍從。聽內昇殿。俊長不慕榮利。不好紛冗。應永十二年三月。出俗塵。退居于南紀之舍。改名宗傑。其所居有梅數百株。竹數千莖。乃以梅竹爲軒之榜。蓋效山陰之種竹者。曰竹隱。擬孤山之詠梅者。曰梅隱也。又貯書籍萬軸。誦讀而樂焉。往往引酒徒琴侶。宴醉而寢焉。論者謂此人朝之則以宏才與學擢身於雲霄之上。野之則

以優遊自得稜情於山水之間晏如淡如以此自終
不亦賢哉俊長倭歌新後拾遺集新續古今集各載之

紀行文

行文者俊長之子也代俊長為國懸宮之神職不虛
其格又善倭歌叙從三位永享年中會候丹墀賦歌
三章人僉曰不墜家風天子賜寶劔一雙寔一時之
盛事也既而行文歸南紀之舊梓欲甘其寂寞荒寒
之趣而繼俊長之志緒也當時群僚惜別吟詠禱祈
東沼亦贈序曰梅亭竹閣出於琴浦暮煙之上而中
有詩書絃誦聲者定其公之廬乎予茅鞋竹杖遊以

問之云云行文倭詠採錄于新續古今集

贊曰紀氏出自武內宿禰也世世傳至長谷雄其
子淑光生文煥任肥後守文煥生行義任紀伊守
是紀州日前官國造之祖也其子教經其子教弘
奕葉承襲焉俊長乃其胤也既勤神職又列廷籍
披覽群書玩吾邦之綺語遂稅駕于幽棲不亦善
乎南紀之為佳境也梅最明矣竹逾清矣况有牙
籤之萬軸琴酒之同志乎俊長固非尋常之輩也
行文亦踵其武其繼父之志懿矣

義德隱君

義德隱君者姓名未詳釋東沼有江山小隱詩云矮
軒痴兀癡詩久忽驚山水墮我前劍峯一碧裂而出
布瀑千尺鳴以懸飛流濺沫卷雲霧快哉兩腋習習
然云是義德隱君之幽屋迺在疊嶂浚谷西邊我友
天英喜此書寄書一再督詩篇一君胸次磊磊自有
丘壑所以山容水媚爲入妍只今仁智誰其主想像
風姿情荐牽海鶴歌殘蘭棹露山猿夢破桂扉烟我
遊湖山望湖水一別塵土已十年中秋月色白非白
永夜風光玄又玄小幅題來遂何意孤錫乘涼問釣

船于時寶德元年中秋日也

贊曰義德之名其相協乎過實乎未審隱君何人
乎蓋武人之投老于靜處者耶其所有所見可認
可想也江山小隱之稱亦雅暢也抑室町幕府之
時世柳營各有仁山天山等之號故管領重臣國
牧郡長或粗詠倭歌或對話禪侶故隨其所思而
軒之扁亭之揭堂之額庵之榜往往不數義德亦
此之類也而已

洛市隱人

隱人姓名無聞。康正年中，武衛斯波義廉偶作詩寄之。南禪寺僧村庵靈彥見之，次韻寄隱人曰：柴門雖設亦常關。人比壺公隱處閑。想得玉堂揮翰手，只應挂笏對西山。

贊曰：彼何人斯，在京洛繁劇之地而閉短短疎疎之柴門。時人以擬壺公之隱，可固然矣。未知其所爲何事乎？其所蘊何技乎？果豈碌碌之庸品乎？

福可老人

福可姓河野，伊豫之產。累世之武夫，自壯歲痛斥聲色，暇日與野老禪衲對談焉。曾治和泉國事，賦不侵境，民不廢業，行橐不貯一金。居則吏畏之，去則民思之。一旦出俗塵，周遊名山佳境，偶隨國信使僧入大明國。歷覽吳楚，直赴北燕，逢僧錄司獨芳禪師。時大明景泰年中也。景泰者，值本朝寶德亨德也。福可歸朝之後，訪僧天隱于建仁寺。天隱是其舊友也。而後入義作洲之山村，破鎗煮菜，楮衣芒鞋，以自喜焉。應仁之亂，天隱僑居于因洲虎石山下。福可自作洲遙

寄松鶴畫軸請其序之詩之天隱諾而作之
贊曰。山水之登臨。人同欲之。况其慕中華之風者。
馳情于中華之名勝乎。福可之力遊也。吳頭楚尾。
燕之面背。掛在其笠檐杖底。以朗胸宇。以壯眼界。
吁可羨也。其素有治民之才。有廉白之操。故遯俗
之後。夷險一節也。松鶴之圖。豈無意乎。其貞姿清
標。乃喜之。乃期之焉耳。按續稽古畧。大明景泰年
下。有一清禪師號潔祖。即左街講經。制授弘慈普
應之號。左街是僧錄司也。福可所逢之僧錄獨芳
者。蓋是乎。否。

意雲

意雲老人者。後土御門帝之世。園基之良手也。結庵
于泉南而幽居焉。自號可竹。又以皓隱扁其寢。相國
寺彦龍周興爲之說。

贊曰。基局動隨幽澗竹。白鬢道士竹間基。竹樓宜
圍基。子聲丁丁然。凡基之與竹相干涉也。如此意
雲基者。而有可竹之稱。宜矣。皓隱之義。周興旣演
之。古人稱基曰坐隱。於是彌得其實者耶。

板坂宗德

宗德者平姓也其爲人不爲禮俗所拘以醫術鳴于世士大夫飲其藥皆多愈矣一旦出洛卜居于江州琵琶湖畔而山色水光以自怡悅然而病家無貴無賤來候其門宗德多謝之人稱其高致相國寺禪僧周麟偶赴江介相逢之宗德需軒名乃命以湖隱爲之詩并序時永正四年之秋也

贊曰古人隱於醫多矣今聊慕之耶琵琶湖之水挹上池之流耶湖隱湖隱居旣安矣身又靜矣袂常清矣塵不染矣

小倉居士

居士者小倉其姓也近江國人也名字未詳又號松齋居士其幽棲蓋在江洲山上曾寄書札于其宗族有云方今日本國非君子之可居也聞有遣唐使事附舶浮大洋可乎其宗族者武夫也一日相遇禪榻周麟于有馬湯泉麟曾與居士相識矣初怪武夫鬚髯似居士而未斑夾路共語遂同浴焉問其姓其國而心想居士口及居士也武夫亦曰是吾宗也因告其所寄之語麟笑曰實如居士之言旣而相尋出有馬而後麟贈尺牘于居士也居士喜作詩周麟往往

贈答時人又稱曰松牧居士

贊曰父母之國不可離也然不可止居則去之從仕遠宦不在此限居士所云實有卓量而爲日域不足寄身乎一時之戲言乎戲言亦出於思也真率之大言乎駭衆聽以自衒也雖然乃奇偉倜儻之士也遐慕中華者其志豈淺乎當時朝廷益衰武將失勢京師擾擾四方鼎沸危邦也亂邦也所以非君子之可居也昭晰矣吁居士蓋小倉實登之子翁乎九原若可作則余拍手促膝而晤言矣居士稱其庵名爲識廬廬者廬山也

平兼載

兼載者關東人其姓平氏其先出自三浦介自桓武帝至其父式部少輔盛實二十四世兼載從壯歲精於連歌凡風花雪月江山雲烟之景皆以遺興王侯達官爭迎以爲遨頭慈照院源義政授之宗匠後土御門帝後栢原帝御製之連歌兼載奉勅進批點者數矣以耕閑爲其軒號禪僧周麟爲之記兼載往來于京師于關東曾結草庵于奥州岩城而居一日赴相摸國湯本贈尺札并倭歌于宗長宗長是宗祇之弟子而連歌爲業也

贊曰。連歌之於倭歌。猶如聯句之於詩律也。本朝
上世以來。久有之。而嗜焉者。不絕。兼載專業之者。
也。值其吟哦。而鍛鍊安排。殊無他想。此是閑也。播
倭語之種于心地。既藻言之苗于硯田。此是耕也。
宗祇亦其同時之先輩也。凡有一技一能者。皆到
京師。當時有風塵之驚。故避輦下。而或歸本土。或
散四方者。蓋夥矣。兼載函樓于岩城。亦是也。柳古
今集之傳授倭歌連歌之輩。以爲極至。當時法印
堯孝傳之。堯惠而兼載受于堯惠。而以授兼純。是
兼載之從弟也。

肖栢

肖栢者。具乎親王之後。大納言通方之胤也。弱齡早
出俗塵。以肖栢爲名。不爲儒流。不爲道士。未必爲佛
徒。不以姓氏爲高。粗讀中華之書。專嗜倭歌之業。就
種玉庵。主宗祇而勤習之。宗祇之倭詠之學。當時之
所推也。祇者下野守東常綠之高弟也。連歌以講磨
于宗砌于心敬也。肖栢親炙。悉授受之。上自萬葉集
下至新續古今。且伊勢源氏物語等。及世世歌集。能
該究焉。曾撰伊勢物語註。其稿本備後土御門帝之
曆覽。帝喜藏之。秘府又點閱六家詠草。拔其華者。若

千篇以獻後柏原帝所謂六家者俊成良經西行慈
鎮定家家隆也又抄出九代集中之二千餘首以誨
初學所謂九代者自古今集至新勅撰也其盡心如
此故善倭歌工連歌又屢遊五岳聞唐宋詩律之趣
故頗解作詩其經歷洛中洛外也騎牛以金箔塗牛
角見者怪之驚之笑之有柏恬然不介意其名聲遠
聞無緇無素皆誦其名年漸老築小隱于攝州池田
以夢庵爲其榜又自稱牡丹花其義出於禪老南泉
告陸且之語以其尋叢林參禪話故及此其滿庭皆
花因序如春座上酒一壺沈香一爐與花併成三愛

且吟且醉樂以忘年建仁寺常庵龍崇依其請作三
愛記一篇且系之以詩曰酒醒香消花亦塵更將底
物樂昏晨枕邊一卷古今集日日結眉千載人時永
正十二年十月也翌年九月肖柏自作三愛倭字記
其趣曰叟年來在洛頃間居攝陽久玩宮禁之月屢
陟吉野之岑凡所踏過之國郡不少矣性賞花嗜香
喜酒凡春夏秋冬之際一花一草皆無不注目無不
觸袖或觀蝶夢或感時感淚凡香以沈水爲其最且
我國所傳來之蘭奢待也紅塵也中河也此等之名
香固是我癖也且又梅花荷葉新枕等之薰香比並

檢訪某家某人之調方以論其深淺而夜雨之同參
塵裏之偷閑在茲凡酒之品中華之夜南蠻之瀝皆
試嘗之本邦之諸釀如彼賀州之菊花九州之練貫
固知其味薄酒濁醪亦一酌散千憂或典春衣而盡
醉以避風寒徃徃長袖舞蹈以成少年之舊態請三
愛記于常庵禪伯而既成矣今依或人之所求以演
倭字云云是年肖栢七十四歲先是永正七年八月
十一日夜後栢原帝夢侍後土御門帝連歌肖栢亦
奉候焉乃命以發句肖栢諷倭歌一首奏曰發句宜
用此意葦曳之山遠月於空仁置而月影高之末之

梯帝夢覺奇之廼諭前內大臣藤原實隆三條道透院是也

起肖栢于攝州召見便殿遂理前夢勅進發句肖栢

首唱曰空仁置而見世耶幾世秋月御製續之曰庭

仁不曇玉敷之露而百句速就御手酌天杯賜之時

九月十三夜也實隆筆記之禪僧周麟亦爲之記周

麟常與肖栢友善肖栢曾以入洛麟有次韻津陽夢

庵老人春日之作曰富貴功名决退藏非關桃李借

恩光恩光不隔去天咫尺月照驛程無短長既以歸攝

之幽棲野服葛巾觴詠欣欣下且避攝陽之亂徙居

泉州界大永七年四月肖栢没年八十五其年之秋

其門生描摸遺像請常庵龍崇爲之贊龍崇從其所
采題曰蕪庵居士畫像贊

贊曰人各有所愛愛有差等然有不可常見者有
不可併得者肖栢之愛惟三而四時無乏缺夫花
雖無過於春而固各時有之香之品也酒之味也
固隨時而足矣施心賞于三愛該三愛于一頃信
風流之好事也肖栢之義奈何肖似也栢後凋之
木也蓋取意於斯耶如此而何以妖艷之牡丹花
自稱之乎牡丹之事最多何獨表出夢之一字乎
廼參禪之故也抑牛角之金箔奇奇怪怪與彼掛

班史者殊異矣

善住

善住者佐木秀義十世之後也其爲人穎利讀
書講其義專精于醫書遊其門者夥矣上居于叡山
之下湖水之濱自號善住時人以爲隱君子下日周
麟叩善住之義答云取用東湖無文禪師善住閣詩
其詩曰閣前溪水聲潺湲閣後山色青噴岬取之不
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

贊曰此人名字未詳上居于琵琶湖想夫激醫流
於此仰醫王於此乎實是東山道之一木湖也故

採用東湖之善住其參禪徒乃時俗之習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本朝遊史跋

鐘固有聲扣之而應焉鑑固有
色迎之而發焉同志之情好各
相會蓄適然相值而取應取發
亦無巨集抑
本朝遊隱之曩
蹟余多年干欲纂抄之遺編有

水戸

三三

芳聲古道照顏色野閒氏子苞
者余之曉友也一日譚及世事
余之喜氣溢于眉宇遂修一書
式應彼慙慙式發此夙契云爾

讀耕林子跋

本朝遯史後序

余性僻而不喜市朝每慕山林之樂然在世
事之擾々而未能為巖棲谷飲故平日涉獵群書
也見有清閑之趣淡泊之言則欣然或抄出之
遇有逸居之人高尚之士則莞爾与之交游于
書史之間身雖不脫塵網心在白雲青山之中
者乎因茲其所貯者傳有高士編有遯世史有
歷代之隱逸筴有塵外之遐舉所以友善于千

古之人者也常想本邦隱士之名實古紀之際
小說之末間有僅存者而不見有其記傳於乎
本邦者雖海外之四夷然東方君子之國也豈
乏其人哉太以為恨矣一日讀耕林先生閱書
之暇揭出本邦之隱士為之傳贊卷為上下始
於上世終及近代名曰本朝遯史以余之所嗜
好故投示之余見而喜之卷舒不措如木旱之
望雲霓遂手自弄筆既已終篇且余於先生義

侔骨肉而交為金石故親炙有年于此矣先生
之架上中華典籍牙籤既富其於本邦之遺編
亦多披繙之今也遯史之作振古所未有也其
文章之精巧固良史之才也本邦之隱士使先
生之巨筆垂名不朽可謂幸哉如余者亦得見
之則又是幸之大者也想夫後來之名士見此
先生之文才者或謂之雲山之南董溪澗之班
馬乎乃先生自序所謂時事齟齬不遂夙念山

寛文四年

徳信

通史下

一終

林故郷共不可忘寛閑寂寞固其所期其不忘
与所期於余亦然矣志之所同於是乎若遯史
命名則先生序中盡之豈可贅焉乎唯述鄙志
綴陋語咕々然動其喙耳門人菊廬逸民金節
漫濡秃穎謹書卷後于時萬治庚子仲秋也

寛文四年甲辰年孟夏中旬

女政三卯

榎町通土御門町大森安右衛門板行

